

南岳毒蛇



蒲孤子芸

文艺出版社

著

南岳龙蛇

蒲菰子芸 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南岳龙蛇

著 者：蒲菰子芸

责任编辑：周 琳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（邮政编码：210009）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：南通县印刷总厂

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10 插页2

字数：210,000 1991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1-7,000册

标准书号：ISBN 7-5399-0171-3/1·163

定 价：3.90元

（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目 录

怀仇上山.....	(1)
军营重逢.....	(20)
杀机四伏.....	(33)
神秘老道.....	(47)
古道奇遇.....	(60)
深夜调情.....	(72)
借刀杀人.....	(87)
恩人蒙难.....	(101)
夜探迷津.....	(118)
小尼落泪.....	(132)
智斗群魔.....	(147)
山洞情话.....	(166)
借尸解围.....	(181)
破庙接头.....	(195)

密室寻宝.....	(210)
黑蝴蝶谜.....	(225)
就汤下面.....	(242)
临危访友.....	(256)
螳螂捕蝉.....	(272)
计审妖女.....	(287)
血沃春华.....	(300)

怀仇上山

夜空漆黑，星月全无。山风呼呼，松涛如吼。

矗立的群峰，叠嶂的层峦，突兀的山石，参天的古木……此时都浸没在夜色中。被誉为天下独秀的南岳山的奇绝风光，让夜幕吞噬了。眼前只是黑暗，如墨如漆般的黑暗……

一支队伍，约二百多人马，离开了南岳大庙的后院，在进山的古道上疾走。从似乎是人衔枚、马包蹄的整肃队伍来看，从那黑夜中辨向踏路的脚步来看，这是一支相当精悍的队伍……

嚓、嚓、嚓……军人特有的步伐，牛皮靴踏在碎石上发出的声响，加上远处不知什么地方，也许是衡阳，也许是长沙，时不时传来日本人的隆隆炮声，在静谧的夜里显得特别刺耳，令人心悸。

忽然，一个黑影离开这支队伍，猛虎一般跃起，扑进南岳那乌莽莽的丛林。因为他走在队伍最后，这举动竟无人知晓。

黑影十分熟悉南岳的三十里石板小道。只见他登坡攀

崖，如履平地；上树下涧，赛似松鼠。仿佛南岳的每一块麻石板，每一根铁栏杆，每一条山道，每一层台阶，都是他亲自修凿的。难怪不到一个时辰，他已经跑完了一半山路。

为了尽量不让人发觉，他走的都是野兽出没的穴道，这就更增添了夜行的惊险。

黑影刚刚爬上一座悬崖，眼前出现了约摸 10 米宽的深谷。

他不慌不忙，向西行走了二十多步，准备从“独木桥”上跨越深谷。说是独木桥，实际上只是一株雷殛后倒伏在谷间的大树。到了“独木桥”边，他习惯性地踏步上“桥”，却猛地发现：“桥”不见了！

三年未来，这“桥”竟不翼而飞。但他并未气馁，果断地解下自己的两根绑腿，又一撕为二，扯成四条，并打了三个牢固的“攀缘结”。他将一端熟练地系在一株百年古老枫上，另一头紧握手中。只见他双脚一蹬，身似猿猴，来了个高位前空翻。忽听“噶”的一响，他那矫健的躯体，已经落到了对面。

黑影在灌木丛里掐断了两根棕色的菟丝，重新将散开的裤脚扎紧。这既利于行走，也利于登临。

在夜色中奔跑了好一段时间，他两眼瞳孔已像夜猫子那样变小，能见度自然也就变大了。黑影驾轻就熟，很快穿过五岳殿，绕过湘南寺，到了南天门。那南岳四绝之一——衡山制高点祝融峰，已仰目在望。

离天明还有好几个时辰。前面就是上封寺。黑影相中了不远处一个如五指托天的大树兜。他敏捷地来了个金猴抱枝，很快地跃入距地 6 尺的树兜中。

黑影拿出分手时谢副师长送给他的茶酱饼，端起在朱陵洞装满的水壶，津津有味地吃起了晚餐。

更入人静，声音可传得很远很远。一些白天感觉不到的轻响，夜晚却能清晰地传入耳内。猛然间，他听见左前方有微弱的少女呻吟声和挣扎声，时断时续。

好打不平的他，连忙收好“晚餐”，戴上执行特殊任务的黑色头套，跳下树兜，向左前方奔去，很快的接近了目标。

他看见一位老道，正扑在一个年轻女道的身上，那女道上衣已被撕开，露出一对雪白的乳房。无耻的老道，右手捂住女道的双唇，左手在扯女道的裤带，那长满胡髭的大嘴，贴在女道的双乳上乱舔。

黑影不看则已，一看头上青筋直爆，周身热血沸腾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一个箭步冲上前，猛地来了招“鹰抓探物”，抓住老道的肩领，往后一带。老道毫无准备，一个趔趄，摔倒在地。但这老道也非等闲之辈，他立即卧兔收腹，接着一个云豹反躬，从地上弹了起来，并随手也在脑门上戴了一顶头套，使黑影没看到他的正面模样。

老道舞起一段猴拳，向黑影猛掏过去，黑影并不示弱，用弹性极佳的螳螂拳予以回击。他毕竟年轻，几十个回合就占了上风。老道且战且退。却忽然从袖中甩出三支金镖，向黑影掷来。

看来黑影技高一筹，他若无其事地伸手张嘴，把这三支金镖统统没收：两支夹在指缝间，一支咬在牙齿上，只听“嘎嘣”一声，金镖居然被他咬断了。

黑影反手一甩，夹在指缝间的金镖向老道飞也似地回掷

过去。老道防了左边，右肩却被金镖击中。他“哎 唷”一声再一次跌倒在地。

黑影并未杀他，只是收缴了老道身上的双枪和暗器，厉声，下了道逐客令：

“快滚！”

老道忍痛站起，立即如惊弓之兽，没命地逃去。黑影待老道走远，赶忙从囊中抽出一件衣衫，扔给了年轻道姑。

“谢谢壮士搭救，小道终生难忘。”道姑穿好衣衫，拱手作揖道。

“不必客气。救人危难，助弱济贫，乃君子天职。”

黑影抱拳还礼，并问道：

“不知小羽士修行何处？”

“祝融殿。”道姑答道，“今天深夜，那该死的老道，竟将我从禅房背到此地，妄图凌辱。”

“真是衣冠禽兽！想必太上老君也不会饶恕他！祝融殿居高临下，石墙铁瓦，那可是个好去处！”黑影说道。

“敢问壮士何往？”道姑反问道。

“有重要公务。”黑影接着补充道：

“不过时辰尚早，我护送你回殿！”

几乎与此同时，另一个黑影，正在望日台上逡巡。他忽而扔石听声，忽而操拳自练，那缀着少校军衔的领章，在暗夜里隐约发光。

他叫武永年，身材伟岸，黑须髭腮，是先行到达南岳磨镜台的中央游击干训班的教员。他的生父乃赣西南的一位阔绅。民国16年蒋介石清党，他率领自卫团，残酷地活埋了9名农民协会干部。民国19年，赣西南的红军，将他的生父逮捕，

并因其罪恶累累，民愤极大，被苏维埃政府审判后枪决。为报父仇，他投进了军统的怀抱。由于刺探情报有功，他几乎连年晋升，很快当了少校。

虽然他表面上只是一名教员，但到南岳中央游击干训班赴任，却系戴笠亲自派遣。他平时沉默寡言，谨小慎微，处处严格律己，以致除了戴老板，谁也不知道他负有什么特别使命。

他一面忠于党国，很想有番作为，一面又经常对政府委员的腐化堕落，深感不安，一筹莫展。就拿“戴老板”来说，他敬之可谓俯首贴耳，但一想到这位上级好财好色，内心又逐渐远之了。

他亲眼看见戴笠与自己的一位远房姨妹调情、奸宿，也亲自看见戴老板将搜刮来的金银细软，据为己有。刚才，在望日台下的林中，他又撞见了秽人一幕：与他同期到达的机要处秘书吴光雪，三更半夜，竟搂着一位年轻女尼，在青石板上狂吻。可吴光雪来头比他还大，他别无选择只好抚胸暗叹痛心疾首了：这样下去，党将不党，国将不国！党国就毁在这些人手！

走下望日台，攀上祝融殿，他忽然看见一个黑影，正从殿中出来，便掏出手枪，尾随而去。走了大约半里多路，进入一片密林，他忽然轻声喝道：

“站住！你是谁？”

那黑夜转过身来，似乎看见了他的军阶，猜出了他的身份，便肃然立正，恭恭敬敬道：

“报告长官！我是36军15师少尉连长刘海龙，特来南岳中央游击干训班报到。”

“有派司和推荐信吗？”武永年问。

“有！”黑影将证件和的一封信递给了上校教官。武永年这才看清楚年轻军官的容貌：

身材十分矫健，面孔十分英俊，尤其是那对深邃的眼睛，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

武永年扭亮手指粗的小电筒，核对了刘海龙递来的派司，尤其是看到汤恩伯亲自签名推荐的手谕后，警惕的心放松下来。

但他却不动声色，嘴边还送出颇有责难的话语：

“我姓武，是干训班的教员，今夜值星。你既然前来报道，当然知道干训班设在磨镜台，为什么却攀上祝融殿来？”

“报告武教员，我是山下南岳镇人。故土重游，杜甫诗曰：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祝融峰乃南岳最高峰，故下官一口气攀登上来，想看看日出，同时饱览南岳七十二峰雄姿。”刘海龙回答道。

“为什么深夜登山？绑腿又到哪去了？”上校教员又问。

“报告教员，临来报到前，师部要我隐蔽上山。我想隐蔽莫过于午夜了。于是就有今夜同武教员的不期而遇。武教员问到绑腿，我在上山时，遇到一个深谷，那绑腿已变成腾越的绳索了。”

“听说，你和南岳镇上的大户单家有仇？”上校教员单刀直入，忽然问道，“不要奇怪，我在中正大学的一名同学，是单家的亲戚。”

“是的，武教员，不仅有仇，而且是血海深仇！”刘海龙

忽然咬紧牙关，简单叙述了结仇的经过：

我们家是南岳镇上的贫苦人。父亲，母亲，妹妹，还有一个结拜兄弟，五口人过着紧巴巴的日子。也许是天赐良缘，也许是水好。食好，我那瘦挑的妹妹，越长越标致，到了18岁上，出落成南岳镇上顶好看的姑娘。

三年前的炎夏，天气太热。有一天中午，海珠妹妹与同伴卢玉洁去溪边洗澡，不小心被单家少爷撞见。那单怀义见到如此美貌健壮的姑娘，立即起了歹心。那时，我母亲刚生下一个弟弟才3天。第4天傍晚，单怀义忽然派人来我家收债，并借故抢走了我那可爱的海珠妹妹。

我爸爸刘汉良上前拦阻，被单家的一名家丁当场踢成重伤，口吐鲜血，不省人事。

我母亲迈着虚弱的身躯，走下床，和单家说理，竟遭到无情的凌辱和殴打，倒在父亲身边。

当时，我正在南岳山中打柴，准备挑进大墟去卖，再买回一点红糖，给母亲补补身子。

谁知跑回家中，海珠妹不见了，爷和娘倒在血泊中，奄奄一息，不久都死……

刘海龙越说越激动竟然嚎啕大哭起来。

“好了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有泪不轻弹。”武永年上前制止道，“我同情你的不幸遭遇，也佩服你的心直口快。我还有要事，回去了。你先上望日台看日出吧，大约还有半个时辰，太阳就要跳出云海了。记住：早上八点钟，准时去磨镜台报到。”

上校教员说完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但刘海龙已无心登台观日，他的心依然沉浸在一片泪血

中……

刘海龙扔下扎得紧紧的柴挑，抱着爹娘的尸体，靠着块麻石坐在地上，目眦欲裂地望着天穹。他没有哭泣，没有叫喊，没有眼泪，只是一动不动伴着爹娘坐着，像是儿时偎着爹娘坐着一样。他要痴了，他要疯了……

“海龙，海龙，伤心绝望是没有用的……”一个瘦长的身影，在冷月的光照下，拖下一个长长的影子，“快冷静点，先让爹娘入土吧。”他俯下身子，抹去刘海龙脸上的血污，又搬来门板，从海龙手中把爹娘的尸身放在门板上。

刘海龙这才清醒过来，扑倒在瘦长人的脚下，撕心裂肺地一声哭喊：“唐老师，我何得了呵！”又猛地跳起来，抓起扁担，要去拼命。

唐老师一把抓住他：“海龙，你以前是听我的话的，眼下你更要听我的话！单家财大势大，作恶多端，又与乡政府、警察所串通一气，这不是去白送死吗？仇，是要报的。先将爹娘的后事料理好，我明日去乡公所活动活动，或许能设法将海珠赎出来。”刘海龙抹了一把眼泪，感激地点点头。

这唐老师不是别人，他是南岳镇育才小学的教师唐伟明。唐伟明从人才荟萃的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以后，就来到这“天下南岳”山下的南岳镇，四方奔走，又倾尽家资，创办了育才小学，尽心培育农家子弟。他为人和蔼，没有读书人的架子，常常扎起长衫，脱下鞋袜，与乡亲们一起插秧，整禾；又热心地方公益事业，最是同情穷苦人，只要有机会，就为穷人诉苦伸冤。早两年，南岳山下几家佃户抗租，一夜之间闹好大的场合，搞得南岳七十二峰的山主、地主鸡

犬不宁，不得不减租让步。据说是唐老师暗中领的头。单家这些财主，对唐伟明恨得咬牙切齿，只是这唐老师能说会道，在泥脚杆子中声望高，加上他在省里、县里的同学同事多是有名望的人，拿他倒也无可奈何。

那是一个冬天。十岁的刘海龙到天柱峰采草药，从光秃的陡岩上滚下摔伤。唐伟明路过发现了他，把他背回育才小学，又是敷药，又是买饼给他吃，将他送回家。从此，海龙打柴采药之余，就去育才小学看望唐老师，唐老师有空就教海龙念书识字，给他讲何以有些人穷，有些人富的道理。这两年，唐伟明又经常给他讲日本鬼子的野心，中国抗日战争的前途……

在唐老师的招呼下，乡亲们凑钱的凑钱，出力的出力，将刘汉良夫妻薄薄入殓。

乌云遮日，阴风凄凄。南岳山峰耸起嵯峨的朦胧剪影，黑幽幽的山林深处不时传来一声声狼嚎虎啸。

清油灯忽明忽暗，放在木桌上的灵牌，似乎在夜风中瑟瑟发抖。

已是半夜时分了，刘海龙默立在灵牌前，两只拳头捏得出汗，紧咬着他那棱角分明的嘴唇。团团怒气从眉宇间、双眸中透出来。他听到急骤的脚步声，猛地转过头来……

“爹和娘！你们死得好惨啊……”一个魁梧的大汉哭喊着，旋风般扑进灵堂。

“春哥！”刘海龙大声喊道。来人是刘海龙的兄长刘宜春。刘宜春是个从北方来的孤儿，从小四处流浪，乞讨为生。他讨饭讨到南岳镇，染上重病，倒在关帝庙外奄奄一息。刘汉良收留了他，视为亲生骨肉，待他成年后，刘汉良

又凑钱让他做些小买卖。他和刘海龙结拜为同姓兄弟，把刘汉良夫妻当成了亲生父母。

“爹娘啊！”刘宜春“扑通”一声跪在灵桌前，放声大哭道：“孩儿来迟了一步，都怪我……爹娘呵，你们看……”刘宜春边哭边解下缠在腰间的布带，布带头一抖，只听“哗啦”一声，几块洋钱撒落地上。

刘宜春指着银元说：“孩儿都把货卖了，货担也全贴上卖了，凑了这些钱，就是替爹还帐的。爹娘呵，你们何理不等我……”他捶胸顿足，痛不欲生。

刘海龙两手抓住刘宜春的双臂说：“哥，起来。我们先用这些钱把海珠赎出来再说。”

刘宜春更伤心地痛哭，摇头说：“来不赢了，一切都来不赢了！”

刘海龙的心猛地一沉，高声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海珠她怎么了？”

刘宜春抬起头两眼望着刘海龙，悲怆万分地说：“我在回家的路上遇见单四爷家中的丫头阿香。阿香告诉我，单家少爷今晚想逼海珠与他……同房，海珠死也不肯，被单少爷打了一顿，关在后院柴房里。海珠想保住洁净的身子，上吊了……”

刘海龙脑袋嗡地一响，额头青筋跳了几跳，颤声说：“这是真的么？”

刘宜春呼地站起身，双目喷火：“这还有假？阿香原本上家来给你报信的，单怀义这贼子，我饶不了他！”

刘海龙再也没有言语，慢慢转身走进里屋。片刻，他从容地拎着把斧头大步走了出来。他面色冷峻，两眼发直，手

中的斧头，在昏黄的灯光下闪着幽光。

“春哥，家里和爹娘就交给你了。”说完，他提步就往外走。

“慢！”刘宜春大喝一声，抄起灵堂香案上一把还沾有鸡血的菜刀，厉声道：“好兄弟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一起去！”

刘海龙扭头看着兄长，见他脸罩严霜，两眼闪着森森的光亮，一股热血涌上胸间，从牙缝中迸出一声低沉的怒吼：

“走！”

单家府院坐落在南岳镇东头。九簇群房，三径花庭，高墙护院，虎环铁门，黑黝黝、阴森森，整座单家楼像一只蹲在黑夜中的怪兽。

山风阵阵，吹得单家楼檐上风铃叮当作响。

两条黑影迅疾、凶猛地爬上了围墙，很快摸进了单家的后院。

单家后院，他们不止一次进来过：海龙来送过药材，宜春来送过杂货，他们熟悉地绕过鱼池、花圃，钻进回廊，直扑柴房。

柴房的门没上锁。刘海龙轻轻推门，一步抢入屋内。

刘宜春吹燃了手中的火捻儿，微弱的火光照亮了冰凉的柴房。房内一片凌乱，却空无一人。刘宜春遮着巴掌把火捻压得低低的，他看见了柴棍上沾着殷红的鲜血。他握着火捻的手直抖——这一定是海珠的血！

刘海龙凌视着空荡荡的柴房，浑身的血液仿佛凝结了。突然，他弯下腰拨开柴棍，扯出一根绳索。是一根被割断的打着套结的绳索。他把绳索贴在脸上，从这带着血迹的索

套上，他似乎闻到了妹妹特有的气息，两颗晶莹的泪珠夺眶而出，落在套索结上。刘宜春猛地夺过绳索，紧紧地贴在胸前，嗫嚅道：“海珠，海珠……”

火捻灭了，一片漆黑。黑暗中，四只冒火的眼睛对视着。闪闪的，这是四团仇恨的火！

刘海龙、刘宜春摸到内院假山石旁，对面是一排厢房。哪是单少爷的住房？两人正在踌躇，走廊上出现了光亮，响起了脚步声。一个小仆掌着灯笼，提着菜盒向后院走来。

小仆刚到假石山旁，刘宜春突然跳出，用菜刀勒住他的脖子道：“不准出声！”小仆见凉津津的刀刃挨在颈皮上，差点尿湿了裤子，哪里还敢出声，软颤颤地被拖进了假山石穴。

刘宜春两眼圆睁，凶神恶煞一般：“单怀义住在哪间房？讲！敢说半句假话，砍你的脑壳！”

小仆全身发抖，牙齿打磕：“小爷住……住东首第……第一间。”

刘海龙逼问：“上吊自杀的姑娘，尸体搁在哪里？”

“我……我不晓得”。

刘宜春把菜刀一紧：“我砍你的脑壳！”

“大爷饶命！我……我实在不晓得！”

刘海龙一摆头：“找单怀义去！”

两人把小仆捆绑起来，嘴里塞上汗巾，丢在假石洞内，然后直奔单怀义的住房。

绕过第一排厢房，便看见东首第一间房内透射出光亮。刘海龙朝刘宜春点点头，拔出插在背上的斧头，向单怀义住房摸去。刘宜春手执菜刀紧紧跟在他身后。